

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五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茶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

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內府各監局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宗人等府

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
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
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
四萬石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
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
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存留及起運
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
九束每束折徵銀三分五厘并鹽草二百九十六萬七千
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二十七萬八百七十
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派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

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莊
縣屯田地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鈔各鈔關
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
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
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
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
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
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
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
花并各營將官家下軍士馬匹折色口糧料草 內府各

監局會無買辦嬰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
牛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
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
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
以上京路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
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兩淮兩浙等
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
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
兩零并無坐派年年按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
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

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
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
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
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
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甚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
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慮蠲免錢糧以
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
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事宜條為
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按括未得能盡

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
案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
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尚書因宣府鎮

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
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
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
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也糧秋青草
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
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

不如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
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
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
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
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猶且亦不給此
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
條開措處于後蓋謂 陛下若拘泥執滯坐視而不
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前之急則可以久
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

查京通二倉存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庫
月支二十五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
百萬石內除撥薊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顯陵承天二
衛官軍免運減折與撥運薊州倉屯軍行糧昌平密雲二
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
六百五十五石四斗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
今歲漕糧減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蠲半者或撥支奏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為三年
之畜亦不可得况于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滯輸
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

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
派搜括之計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
而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慶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
于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自今畜之乃為可
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則臣負陛下委任之罪雖
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
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
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曾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總督糧儲
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

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腳實徵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庫抵還前數扣解三錢類解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九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內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為歲額 一漕糧奉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

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內將輕賚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接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二年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登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純題准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

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費折銀一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係一六輕費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督糧道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解回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九錢知不虧累計此各折扣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糧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

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
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奉天二衛免運原議改折兌
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
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外實止
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
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之斗通共米三
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
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
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不合計之該用軍三萬五千
六百五十四名以免運不操減守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

銀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
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
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干
內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
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
蔣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裨國計事內欵開補缺船
以濟糧運將漕糧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圮改米席板楞
木輕費等銀照數折追一同管解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
船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
內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欵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

留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賚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到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參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賚席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賚席板等項總筭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解赴太倉庫扣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糧扣價約共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

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奏前原議河工銀并
嘉靖四十三四五年減存料銀查追補造船隻已自有
餘此外十萬兩仍通行查催一同滿折銀兩解赴太倉庫
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車
旗不行取補則月糧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停閣且運軍
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慶
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支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
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屢追徵庶不悞事而可
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濟幫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
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糧皆例于本衛造
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粟內坐支每名三石
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
加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
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大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
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粟內支給亦行照例一體
查扣解部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賊
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戶部總巡郎中項
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劄卷御史項下銀

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夏縣軍見貯南京都
察院項下贖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
戶部總巡卽中項下銀八千五百四錢九分零刷卷御
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
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
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
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
七分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關夫
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一十五名本為
接交防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解及差在壯快人役

管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徭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眼用令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後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一醫獸之後原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駮騾馬各派養寄養民間自行餵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

成群放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徭編前後
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以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
但有額派徭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本部太倉庫
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
開報 一各處擅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
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
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但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
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
蓋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
兩近皆奏 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

不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滁州一州亦歲有
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憲新頗能操守充作該州公
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
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充邊餉以後年分仍行各
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
不許一槩取訂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 明詔嘉靖四十
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
間追在官與各逐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皇木未用解
夫銀兩為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弔各取州縣虛簿清
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工夫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

事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
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重收納解
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隆慶元年
以前者各照見在數盡改解本部充補邊餉以上大約計
可取解八九十萬而臣所謂通時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
敷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請一京師積蓄全在太
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
年餘且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
議行改折後又累次空運邊鎮乃河阻歲災倭警燬船各
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

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薊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二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三鎮糧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變為例在昔既以改折空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顯陵承天二護衛免運當矣

而船米則宜糶承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丈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安相應改正。仍使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輸運。一薊鎮撥漕糧充班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

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額相應改正輸京通二倉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呂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先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國通倉米部委官另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茲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應依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黎二鎮軍餉照教議行比照八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

始預發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石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
可復歲收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
萬石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
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
嫌不肯發銀糴買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
而不敷又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
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覆原額于隆慶三年
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 京師則有
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

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
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羨每至揆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
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
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
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內帑失量
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
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敷出納未清兼以
時勢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
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 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
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

輩者而詳之計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內帑矣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微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官民糜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
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
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
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貴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
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厲有
為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不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
不則終于撻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
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探本源洎內外一體着實施
行而後有濟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輒復停寢而
邊鎮兵馬增添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

據清查覈實的損因革與天下稅糧原額已定邊餉不敷
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另行題請至于
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詔蠲免歲用不敷無
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糧乞于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
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節省以足 國裕民疏

劉體乾

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
欲有以大舉而捷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需徃徃告乏各該
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
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
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
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
在于征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翰之奏有曰

皇明初朝具考 卷之三
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于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于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于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闈宦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

限制中書等衙門之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
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 神樂
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工
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砲營徇竊窠白且多臣
不能悉舉蓋已萬萬于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
給于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
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
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于一官則有鹽
課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
少少者哉臣又恐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

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于
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
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
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
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骨骨取盈
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
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
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
革扣筭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節
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貯錢糧自嘉靖
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而又多拖欠以致
不足等情臣又近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臨
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去明
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
固知 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
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于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際有
品度則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以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
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
意 堯舜在上憂時惜費自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于凡王之饗膳酒漿之物次合喪服之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于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倣成周之典 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遞差料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線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紀綱

會計之事又得以行于其中則沈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二冗即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為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為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况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于督併然筭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于此時諉為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便欠戶徵馬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于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盜賊之徒倖門既開必至侵淫

未已將來之吏無能愈冗乎今日者乎裕擊未遂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乎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為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助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除為庇護耽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革實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後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

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恭 奏治罪仍通 諭
京城內外諸司除係關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
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
克蠶彼醜虜宥之則為舜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則
為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
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
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
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
方殷根本已空而盡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之
災或連年之款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

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
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願伏惟。陛下憐
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
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重國計以保盛治疏

黎貫

臣聞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蓄者曰國非其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可言而各省二邊亦皆動以窘告一有盜賊水旱師旅之興輒那東補西或借發內帑或橫斂民財猶不足支擘如此一年且不足矣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國家命脉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今有中人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上以供公家之賦下以爲父母妻子之養善爲家者必先預計入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蚤夜思之吾家歲入幾何爲費幾何月令營

辦者何業合裨補者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
治家反是矣今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而
又承正德糜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一二言之如
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
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三石 國初所賦秋糧米
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千五百石今所賦二千二百二十萬
二千三百七十四石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臣之衆
軍士之屢增及凡百支費視國初不知幾倍蓰矣以賦
入則日損以支費則日加雖巧者莫知為策矣不知
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勅下該部使詳考祖宗

物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
臣若干軍士若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
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內臣若干軍
士若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有無若干與今日賦入之
數子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逐一定為經制以十分
為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
內臣幾分供軍士幾分供不時支費又餘幾分備盜賊水
旱師旅之用幾分備遞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數將來
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度如何
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如何而可以裨補

無缺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為遵守以後逐年將
內外支用費過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數總為稽筭半
年一次奏 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
不節矣然其數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
也必如成化年間事例令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糧每
半年一次查算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冊仍要見實
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上何項應存留支用倉糧若干
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
尚該若干有餘可備警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
限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順差鋪馬人役照地遠近定

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造報及所報之數不實將
經該官吏行巡按御史提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數如
指諸掌矣雖然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而所以害財之源
則復有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刷
卷查盤稽考各處拖欠侵欺之數以一縣周歲計之大率
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
守令者已完糧未完糧皆得考滿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
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糧
無復追理致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然
後並懲一時極楚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國用抑亦

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為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宥免者盡數與免以後嘉靖二年為始查照節
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各該守令務將一應
錢糧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呈布政司查理任內錢
糧果完方與轉呈撫按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
戶部查果相同方准復職如有未完及捏報者吏部查出
即行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符同保送官吏仍一體問
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註意錢糧拖欠侵欺
之弊可絕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則不可勝用矣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國儲內置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母乃屯政不修而財源日蹙違儲加益而數實未嚴以故歛之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退逸矣第善政修復于廢墜之餘吳濟燃眉之急切實稽檢于夙藉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閱戶部題覆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

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故尚稱又安財用缺之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當事者何以應之毋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曲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敬據臆見用備 采擇少資 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權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權稅部臣專

勅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闕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為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橐囊舛亦甚矣近年題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况錢糧掌干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王事楊杓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刼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

良可痛恨茲欲舉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教
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
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
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倍往時者
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輪差推
官一員每季吏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
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
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季終額解既不得增差以浮于數亦
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
相見儀節約為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

皆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
巡按通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時當括索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舉行未必無資乎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邇因考察各差
部臣諸涉瑕疪者斥謫不少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事楊
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刊樞事一書足占素養若不
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來伏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
改清職以示表異部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
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樞務之不可

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無濫職
可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寢多因事增置而添
註如故匪直廩祿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
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糧缺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
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俸薪皆
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如未諭即
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
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
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
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
勒限停徵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
俸資無從查考夫省官本以省費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
行查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
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
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裨益矣冗員之不可
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
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
定員不可更置也邇來緣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
使輒跡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

省而制使大吏纔一舉動，統自刑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覽問事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建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看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關武巡關二差，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兩直隸及各日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先經有畫，爭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不已。尤屬贅員。至于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

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弊結矣至于禁止迎送之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摧勘報夫懲貪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查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邈因貪黷日熾凡撫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襲焉殊非所以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檢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

干監追贓銀完過幾分未完幾分逐一查明行各該巡按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日題覆輸邊事例速行歸結則法令之布既足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剋剝于民者亦可以取之以償于民矣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間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白開豁奏

請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厘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為計惟有加賦一節為足以救目前之急但窳空

邦本所在關係匪輕年未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
魃無虞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剝肉充腸氣息
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也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
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
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爵祿非盛世事少知治体者孰不
知之臣愚以天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
方今民生困竭亂其括索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
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我 國家任官之法
極為詳悉始焉官不輒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

逐遣曹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開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干礙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時誦而通之以權取之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開納之所當酌議者五也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易措之足以宜民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家受一事之福其于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覽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至于根本所在日望我 皇上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糧足支一二年者 勅下

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
一行一通融之間而匱乏以濟民困可紓矣至於服飾器
用尤宜節儉以昭 令德方今天下各雖治平而財用匱
乏實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
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跡

李邦義

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故周官歲
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的盈濟虛
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貯
匱乏特諭計部以處理充實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
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資廟謨於萬一况臣等待罪
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目浩繁而出入之頭
緒紛沓有未易以旦晷者昨見該部條例八事以上亦
可謂幾乎詳盡矣然臣等竊疑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二
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

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會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舻千里飛航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卷馬養兵之費而常事臣工權宜議處至于贓罰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况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

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財之法
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權
節其何以哉昔人謂節財之法有謂在革冗員汰冗兵節
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絀
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
司填驛之派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
茲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
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
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于後
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

也况京師之衆皆取足于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柰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菜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為

有以逖作任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
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
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二皆充實用則臣等
所不敢信矣伏乞 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
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其
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
本科考查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
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
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所貯銷如或參差不齊
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

于錢糧元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握輜鈴者或邊事未甚請一遇警輒自周張至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勢頗輕則叅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之妙策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者無非以節行糧之巨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糧之支間在薊遼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巨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言非畫一之法歟近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

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叅治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
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于節縮而
尤貴于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
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
奏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
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
措處者猶無礙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人
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
以少省文倉之萬一哉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
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或于各年

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拖欠若干以上年為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奏報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多者或特加廕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百于萬千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于轉移運用之則惟在于聖明留意焉耳再照民生國計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視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有海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空迺移過半其糧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包陪官軍師生

俸根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邦
義夏間差回所目擊其冬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
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
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
徐之地糧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
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
脫巾之呼其于運糧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聞
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與之亦不過歸
其故物耳運糧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
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糧正數

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于目前矣至
于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蔑有能濟
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稱簡靜但處理
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
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
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于所
屬州縣官亦須令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
而招徠有道綏輯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略問禮

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德音者非節用乎然九重之尊萬幾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掌可見即陛下欲刻意崇儉群臣欲勵行狗國將自何處始今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嘖嘖不曰廢與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在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裒益失宜廢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節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

策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謂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似為獨得之見豈不迂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儉之實卒莫有出此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則財恒足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勅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存留其一而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其處以京事

用若干其事以某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項雖不可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衆論去冗剔蠹必就其三分之數而後用而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宗廟中為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倒施而居

常習故者亦知吾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况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制而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今舉動率非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為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加省故陵夷至此誠操切振勵而亟返其道則其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

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嗷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
之術苟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喪負
薪同歸於敝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
為不用矣以 彞倫之堂為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識者
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為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
金夕可舞文官府統袴惹穉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而
峩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濫漸不可長矣分遣臺
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墮此等
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且將為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
為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

譏諷為 陛下言之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

穀皆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上下

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下一切均禮

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盈此財之

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待用矣仍於每

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贏縮如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

要不過其用三之數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

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

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久為國為民之良圖卒莫能外

此故臣不避譏諷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勅該部議

不行則其羸縮斟酌之間尚當冒昧一二如曰書生之
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
則日甚一日恐更有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

近該內 承運庫署庫事司設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棟等具奏
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聳動 聖聰莫圖多借
查得大倉銀兩不及往年十一已支過部計無所出等因
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裏還下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欵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
監梁政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裁去三分之數暫于
京倉粳米撥補該戶部覆題近查得內官內使人等實在
食糧之數支米石歲額有餘若干大倉撥給是踵先弊欲

將該庫見在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奉 聖旨這該
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于太倉給以後年
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糧務
開食糧的數坐派節奉 聖旨糧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
臣等待罪諫垣職司封駁竊見未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
理天下審量出入以制經費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寡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鮮不因
蹙仰惟 皇上登極實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
一歲之用內凡郡邑外達邊陲罔不匱竭加以連歲災傷
生民疾苦若非 朝廷百凡糜支賞予成造一一檢量多

寡存舊裕新徒欲傾耗府庫誅求小民以恣無窮之用恐
非為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未
圖自古忠臣愛君深皆相川為戒臣等頃見天象謫見地
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竭每有上言輒望皇上躬
行節儉以圖富庶之效伏觀綸旨有曰躬行節儉朕自
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知道了仰窺聖慈惜福節用
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靡啓侈端乃至誤有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
造急缺錢糧奏行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以
元糶米減免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府庫之財

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大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一切干條倘至缺乏何由支持竊度種等政等之心不過緣以職掌迎合 上意以取容悅多積歲餘以資漕費豈知樽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

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豹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人犯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曾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千太倉銀庫收貯竟斬不果臣等外聞未知的數度其所積不為不多雖比年關領成造舖 宮賞賜等項節有動支該部又經 進供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撥之

繁支過先朝夫以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足今日三四年之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足以及實將來之費也又查得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計歲用粳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內府人員冗濫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詔查選減革又節奉

欽依事故一千員各原派糧米着照數減派必其食糧人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贏縱雖減免三分計亦不至多欠若能稍益積餘足可接濟支費今又佳令太倉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後照舊撥派歲餘之數亦作銷除大凡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
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
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瀆橫作飢饉荐臻骨肉相食既
已一回賑濟又復一而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傳曰天地
生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私俱竭既非在官又
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
而熟計也該部劄切論奏宜固為吝惜以違 上命哉誠
以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
去奢從儉自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悉從節省一應室
石珍珠無益費用通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眾

棟等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萬計

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賞通行停罷不必過

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撙節用度候

至豐熟逐漸 俱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克之

數乃查見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融支用

稟計有餘以續不足太倉撥補暫免搬運以守舊規仍遇

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糧的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

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糧混舉增

加導非啓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抵緣 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嚴加戒飭令其協心

樽節無次妄費以貽罪譴如此則國計得制用之宜民
生免阡亡之苦治安大計莫重于此矣

清查欺冒以裨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屢議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慚每于奉命巡視監苟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為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閩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

各庫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
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
間隨據 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雀瓦各匠繕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瑞香
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專重為增添

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異物愈覺精美而四時
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婪湏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
外傳此內監所切干也謹陳者也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云
揚村寶坻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許泊

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
收牧馬匹本監題准採行蘆葦官蓋皇木之用每遇
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項以為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
廠臺基廠等畔租者案查先朝將本監各監年老內官不
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
日積月滋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
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四面穢水灌注呈乞及時修理該
前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飭添造圍房每月量取
房資以供傳造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圓鰲山添顧匠役

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果品并修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舫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鼎渾貼金雲龍堅櫃龍箱擎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及廠內外三十廠

每共租銀五十四兩糞礮 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

者之一二耳至于楊村寶 坨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鹽

房猪獐鹿房馬鞍山大石 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

礮小石礮藍靛礮 皂末 礮共十四處則有地亩子粒抽

分銀兩在京神木礮山西 礮鑄鍾礮台基礮淨車礮稻田

礮楸棍上礮通妙宅隆垣 等琉璃窪黑窩北果園柳花園

洗花房河西花園土城坊 園外面漆作蜂窩東給礮共二

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 小報內備用礮金礮礮外米窖廣

通寺張越房西安門北 小石礮海眼蘆溝橋狼岱地亦有

租銀本監該管地方廣 潤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

皇明兩朝通志 卷之三十三
二
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
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 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
題 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遂將該監庫廠
積貯合干錢糧照依 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教自戶
工一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
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重叅治及令帶管大使逐
項登記出入之數本 監徃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
受少有隱漏參差許 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 費雖浩繁然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
有年例定額而成 匠作又不係在工覓資則供應有賴

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二年太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
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
裁減上用九十餘兩而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
項房廠租稅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查廠店房係
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物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
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當日經題准者本監遂緣
此侵漢以為民害夫何以朝廷之土地視為已有濫收
租稅充入私囊惟官聲其欺冒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
支則是利歸己而以過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
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貨也亦宜報之于官明白

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
查哉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
項房廊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
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求儒等質
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
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
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幫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
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
查出叅奏及照榷棍一徹逼近西山該監假借混占民業
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取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

已經該部覆奉。欽依查勘太監李芳相詞妄瀆仍舊
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如國
害民之尤者也仍乞 勅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
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山地
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侈
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嗜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
不可不慎也臣切覲該監開稱成造圓熬山修理宮苑花
闌龍鳳船鞦韆架傳造樹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
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
臣將謂充足 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

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訕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正官闈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為賣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冀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

無益之冗費也悉亟停止。待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即好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李巳

竊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古之聖人豈志于為利而樂于貨財哉蓋言財者民
之心財散則民聚罷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是理財一事而
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係焉可不重乎以故皋陶
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論治國之道亦不過節用而愛
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
用然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主者可不知此哉恭惟我
朝富有四海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帑藏之充
前古莫及加以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于賞賚錫子

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奈何頻年庫藏
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此在平安無事
大較已然設或國家稍有多事不知將何以應之是以
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之 內帑而 內帑供億已
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直掇括已盡矣開納之例雖為濟
時之權而所入甚少中 鹽之法雖為經 國之計而獲利
甚遲所恃以救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者矣臣思
國家取民之法稅糧之外既有雜徵雜徵之外復有派料
誅求已盡于鉛銖剝削直入乎骨髓而况近年飢饉荐臻
災傷每至不遺之輩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生之困至

於如此苟再追徵不已過為窮逼誠恐饑寒之衆歿死之徒鼓鬻于一呼勢成于群吞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民愛民則病國然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為今日計亦在節之而已舍是蓋無策焉節之之道何如一曰汰冗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言者乃古人之所已試今人之所厭聞要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陛下陳之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

克用又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
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之費也 祖宗朝法古
為治官有定員俸有定額近年事漸繁密官亦漸增臣見
而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兩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
縣官糧管馬等官及 王府空閒官僚驛通巡司邑丞郡
判之類不可勝計且在 京武職冒濫太多徒取文位其
間冒功陞賞老弱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俸帶俸
廕授等官千百有餘皆歲支俵糧占役校隸冗官之濫莫
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
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

勅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錦衣衛堂官從公計議
其于文僚其官可以無攝其官可以裁削其事可以停罷
備考武職原隸果係軍功世襲如有冒功降職及老幼不
堪者具奏革退至于編製等官原隸內政該無干國
計外其餘俸養帶帶等職等官通行裁革或止其帶養身
隨進任事如使聖恩優渥亦當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
為減支半俸更乞嚴懲以儆人後官令里民人等敢有
冒功希賞奏帶錦衣衛職者加以以上罪列事體不煩
而國家錢糧可歲省數萬矣何謂革冗役臣照得國
家設文內外監局匠役之所皆以供膳服而備器用是

故不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而補其長乃可應用逾年不
遵 祖制工匠伎役舊續漸增不知幾倍千言又其間私
補替點占役影射頭緒繁雜悉歸廢棄曷敢 國計不可
枚舉况役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先年諸臣屢曾建議
率欲清查該管官司各惟便已中從阻格臣不知于一國
家紀綱為何如矣伏乞 聖下洞燭變源赫然釐革

勅下該部侍郎禮部會同各部衙門掌印官協心經營從
公議慶吊取工部食糧文冊光緒 示見支直米手本及各
衛軍匠宛大二縣民匠冊籍赴各 監局逐工查對詳細點
審要覓其監局原額其匠若干陸續增添若干其間有名

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點影射占後徑與開除其應留人
數再驗精曉何藝內有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
留人匠分別衙門藝業明白取具各該掌印正官執結備
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
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私自補若果缺
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
矣何謂裁冗費臣考 國家賦民田土稅糧之外有益課
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口食塩皮角翎毛油
漆行木之類已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雜派物料又紛紛
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

料以及器皿軍械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者有之用十而作萬者有之名奉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弊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處慮恐江淮之水難實漏卮况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 社稷為重以斯民為憂 勅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元年以後節次派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隸府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造解 京軍器與夫 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數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其料合當存留其料合當蠲免其料合當量減其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久遠

良規議懇停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 勅下
內府并各該衙門會同該部計纂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
纔奏行該部斟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災傷分派前去辦納
如有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從重究減一物
則庫有一物之餘覓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日計者少歲
計者多不必加賦而 帑藏日見其充足以上三者皆所
以節之于下耳至于身先作則尤在于 上伏望 陛下
念 皇天之眷顧 恤黎庶之艱難 存子惠困窮之心
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約如昔日收珠今日
買玉皆無益之費合當省減者徃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

可不急止乎乞 俯聽臣言速行罷止以後凡有妄費動
息樽節則富庶之效可獲小民之困可蘇萬萬年無疆之
業端在于此不然雖以泥沙為金瓦礫為粟亦不能有濟
也惟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止

講求財用疏

新學類

准曰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文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于凡財用有裨事体無礙可
以弘濟 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列次第 上陳
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于寒責又不可仍前遲
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
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
此臣頃者親時多事奮欲效諸臣撫恤膏肓有所論 奏
緣臣平生疎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目並將

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行題請賞臣等以言臣
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
而臣復為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干國計有裨
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臣論今日耗
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
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
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
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保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
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
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卒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

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月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鏜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贖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鮮矣

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牘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
兩之費不啻也贖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軍
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
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教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
撫贖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
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罷而
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
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塩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闕
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誦之日甚臣謂除節省外
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

計也臣請陳其正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
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
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
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
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
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
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
時財用不言詘乏故倭人得以弱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
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

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
而坐天 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
也而史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
防解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 國是之
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自
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
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
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
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
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隣

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氓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繕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誠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

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踈槩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朝為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歛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為則病其室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于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不聖祖垂統列聖貽謀初意此在

留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統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為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負強勁而當

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糧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增仰給大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敢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今之熟計而獻之曰其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

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
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償
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
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冗繁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
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
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
明索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
乃醫之實也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
以殺人為樂未嘗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
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教嘗之雖擯死尚

莫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
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
嘗有驗乎此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
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豎羅織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
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
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之於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
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堅之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
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右節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
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四十八
衛者無一人出櫻其鋒卒身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

據武營之說已已之後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免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于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住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

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脊竭筐篋終歲而辦
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
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
在山東者臣畧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
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
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閨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恐
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一班賣其馬之半而
歸其值千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
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
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

後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
一年若留補不測以二年若解輸于邊止河南江北等處
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
非祖宗舊制亦自己已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之
是官用掃除之後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閉之
事者思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
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
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
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
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

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懲噎
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
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
謂京兵依託 犖駁涵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
濱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
臂主臨僕馬為繫甚重今乃懷生顧養銷輟積弱為邊兵
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羗胡威變夷者哉臣愚
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
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
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于京卒未為

也不數年而成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
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
同焉不數年而畿輔之卒皆親君之兵矣夫出京卒
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
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信逆胡雖衆即敢
扣轡旋而播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
當其全而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
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貴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
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
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

費交加而區區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閘而益之以畎澮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足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已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質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糶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怨懣懣不勝其求溢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之為慮者豈布帛五穀

足之謂哉謂銀固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費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實而難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諭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者計者又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

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一可觀未有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慶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

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

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

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
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
自張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
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
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
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
士為溪泉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
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也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
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
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

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廢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甄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之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營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三千人足矣四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

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
軍裏營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
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
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
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
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
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
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
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

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干買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既觀望之不免而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箠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紘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權符雇夫雇馬則惟錢是

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圭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
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
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歛輕散官
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
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
權之累 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
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
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欵散各
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
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

納于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鑄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乎齊民貴賤莫本利較銖銖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本

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
無水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令百司夙夜宰卿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
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鼎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
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
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
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
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股心股肱之重者
惟河南山東江北東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驚悍
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

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十人嚮應徃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數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馬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馬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馭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

德州皆有官倉本為齊國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
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
禁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
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
蓋發官銀以糶者此必其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
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
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
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
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
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

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取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
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
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
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
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
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具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
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
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
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斗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
免我也彼曰占稅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

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
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
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有力之
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上俗合人情占
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稟畫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
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
功能者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散之利歸
于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
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

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
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阻
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
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
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涉迂誕又不知其不可
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
行則行有當團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
不可行而罷其議臣亦以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
不勝幸甚

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富彊疏

潘潢

先該刑科右給事中張東壘題內一款約財用以裕邊費
該本部議得 國家財賦 國計總於戶部管繕總於工
部太僕光祿各有司存謹於每歲終會計成錄進覽 萬
幾之暇 睿照少加分憂懷義之臣撙節自不容已一日
歲徵一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總數會其略散數註
其詳大率一年以歲徵為定額如歲收少於歲徵則拖欠
可查歲支多於歲徵則撙節可計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
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
千收支既明歲儲虛實自見即為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

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邊費自紓誠我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本部尚書夏等具題奉聖旨准議欽此已經通行欽遵訖今照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擬令會計進呈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之數大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兩雖稍多於歲徵緣係節年解欠及括取開納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銀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加一倍蓋因連年擺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費不次增添若

非加意裒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如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本年官軍工匠月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蓄僅於五年其餘雜料糧草等項用多不節亦可類考臣等聞昔周官版獻民數穀數說者以為此周文武成康致太平之要務而版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蘇軾亦謂此萬世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負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自朝著以及百司庶府莫不以節用愛人為心而莫不用著物與凡失物僻名者各有誅賞太宰職之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而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一時出納之計

登耗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為出也臣等遵奉 欽依
查照原擬謹錄會計 進呈 御覽欲候 命下本部備
行在京各衙門并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二十九年
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庶幾漸復 國
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致太平
為 國家億萬世無疆之計若內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
自來不入會計今合內外庫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滿成冊
隨疏上 進伏望 聖明萬幾之暇 俯賜留神 國家
幸甚臣等幸甚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滌意而後人失之也准鹽原額歲辦二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

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遺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
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
七十萬引饗饗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
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
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
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
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
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
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
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

石仍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云米實無積
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
麥且貧窮鹽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麥不得則先從富
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窶愈多
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
故貧窶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
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
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
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
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劫此際不弭必貽大患不止

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
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
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
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
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鹽開中
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
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
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
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

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淮納折色每鹽一引淮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

御史秦鉞奏革所鹽裨掣餘鹽每一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富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塩勞費殆不貲矣計准塩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塩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塩湧貴則私塩盛行私塩愈行則正塩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求今日之急

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弊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
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
貫值錢千文籠丁為質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
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
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
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
粟一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
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
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故曰
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

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
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
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
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
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
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
覘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貨許納
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
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
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

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言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並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又與
接濟利病均為欣戚邊方必蒙其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
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此率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石
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
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也武初給鹽丁鹵地復給草場
所以利鹽戶者其厚額益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
免鹽丁雜差所以資鹽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
之者甚薄雖餘益不許私膏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
鹽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鹽戶無餘

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
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何行乎行之而嚴即竈
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
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有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
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且僅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
平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
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刻取二
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
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
正課壅趨太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

原缺

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
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
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
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
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治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
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
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郭登

近該兵部尚書張瓚等會集廷議以御廣防邊內開足邊急務莫過於清理鹽法欲查照先年高明黃瓊事例推選精通鹽法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淮四運司鹽法仰荷宸聰俯賜俞允臣等待罪該科反覆計慮輒敢冒陳臆見切惟國初上塩課以伍軍需巡塩有御史司塩有運司有提舉司所以綱維而綜理之者官亦備矣因塩法不通雖常節差重臣請勅前去清理但令雖密祗事彌文體雖尊而迄無成效常求其細故其不便者有三自長蘆山東以至淮浙地聯四省相越數千

里之遠文移往來動經以年其涉歷不逮利病未悉未免
顧此失彼坐糜歲月其事務難周不便一也各該司府州
縣官員隸屬非專服聽易玩每遇文移多假他事延緩清
理衙門亦以官專事冗莫能盡法相因苟且俱致廢弛其
體統不嚴不便二也又四省巡鹽御史皆以天子命使勢
既不下且各以專理鹽政為職中間少有區畫自分彼此
意見不同動遭滯碍而亦難遵守其法令不一不便三也
是以皆先後相承踵故襲常簡命雖篤建立則踈飾虛器
以糜重祿徒增額外之擾耳查得嘉靖十三年四月內該
戶部尚書許瓚等題為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

奉 聖旨這鹽法係足邊務 祖宗俱有成功近年金被
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
你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
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畫一可行文書到日
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 臣等有仰見我 皇上
神謀睿斷經國阜民之至慮矣吏以持法法以昭治得其
法以振汎之則官不必備而事無不濟國家之鹽政條貫
精密品式具存法未有不善但行之既久積弊漸滋始鹽
一引納米二斗今則加至數倍未已矣始召募者皆正商
今則豪右之鬻鹽者日集矣始商利其有咸樂趨事今者

行文拘拏展轉逃徒矣始課羨額盈足裕邦費今則逋欠殊深軍需久耗矣司國者可目擊凋弊漫弗注意也哉各省民運積欠地方委多災傷各邊歲用不敷奏討日告危急餘鹽之開邊解部法孰為良年例之賣窩買窩弊何以革某運司餘鹽須增引若干方可盡收某運司餘鹽須增價若干方為便商弊在運司者責之巡鹽弊在邊方者責之巡撫使事體得歸一之宜邊儲有數年之積不徂於目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官民俱利在今日所當深求根極要領之論固不必循襲故事而拘拘於清理之說也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將清理鹽法都御史暫為停止

申 勅戶部查照前 旨行令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
官將應革事宜裁酌量立嚴限奏聞准復即令該部會同
多官博稽往迹參酌衆謀從長議處具 請定奪則官無
冗員事無費法人心不搖邊儲自裕動可戰靜可守雖有
黠虜侵軼之患無足慮矣惟 聖明留神采納臣等無任
隕越仰祈之至